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解義疏卷八七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員外郎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江右端

論語集解義疏卷七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爲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於文故子路次顔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註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請益曰無倦註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

上事無倦則可也疏子路問至無倦謂云子路問政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荅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為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嫌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孔子荅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為足也註孔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疏

仲弓至舍諸　云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為政之法未有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間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中有才智者薦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弓又諮曰已識闇昧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舉云云者仲弓既曰焉知賢才故孔子又答曰但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為民主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弃諸之也人其捨於之乎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註苞氏曰問往將

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註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註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註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苞氏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註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子路曰至已矣

云子路曰云云者子孔子也奚何也子路謂孔子曰衛國之君欲待子共為政化子若往衛與彼共為政則先行何事為風化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荅曰若必先行正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為時昏禮亂言語飜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也所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屬是正名之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

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以正名為先以為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為政之事賒遠不近於事實又云奚其正言何須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者野不達也由子路名也子路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云君子云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事於已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為迂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戒之既竟更又為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為政先須正名且夫名以名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事謂國家所行之事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興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

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蹐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為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註范氏曰至事也所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註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註孔安國曰情情實
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註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
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疏樊遲請至用稼云樊遲
請學稼者樊須字子遲稼者種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
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農者農者濃也
是耕田之人也言耕田所以使國家倉廩濃厚也樊遲
既請學稼於孔子孔子言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
稼之所汝若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
如老農云請學為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
又更就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圃者
又答曰我不如種菜之老圃者也云樊遲出者既請二

者不為師所許故出去云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竟此又說學君子之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義云云者君上若義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上好信云云者君上若好信則民下有敬不復欺故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形也云夫如云云者夫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以器曰襁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之民大小歸化故並器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曰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云焉用稼者焉猶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李充曰余謂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

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為先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圃稼何頓同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奢情之患切簞食不改其樂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　註馬融曰至曰圃　云樹五穀曰稼者樹種植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畝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吝嗇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吝嗇之人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果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果於圃外為蕃蔽也　註負者以器曰襁　襁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註專猶獨也疏子曰至以為云誦詩三百者不用文背文而念曰誦亦曰口讀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舉全數也言人能誦詩之過至也云授之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並是為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羣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鄰國而不能專獨猶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荅對云雖多亦奚以為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雖復誦詠之多亦何所為用哉故云亦奚以為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令

也疏子曰至不從　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影自直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僻而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註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疏子曰魯衛之政兄弟　魯是周公之封衛是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故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註苞氏曰至弟也　睦親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和好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註王肅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疏子謂至美矣　云子謂云云者衛公子荆是衛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子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始有謂為居初有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苟且也苟且非本意也于時人皆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奢華過實子荆初有財帛不敢言已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時也旣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不敢言欲為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謂家道遂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為美非是性之所欲故云苟美矣

註王肅曰至子也　蘧瑗字伯玉後卷云君子哉蘧伯玉亦是也吳公子札出聘于上國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䲡公子荆公子叔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

子適衛冉子僕註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註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疏子適至教之　云子適衛冉子僕者適往也僕御車也孔子往衛冉有時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孔子歎衛人民之衆多也矣云冉有曰云云者加益也冉有言其民既衆多復何以滋益之也云富之者孔子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又問既已富益又復何以益之云曰教之者既富而後可以教化之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疏子曰至有成　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朞月謂年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改人情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成也三年一閏是天道一成政為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王肅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註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疏子曰至言

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謂賢人也為者治也為邦謂為諸侯也勝殘謂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云誠哉是言也者誠信也古舊有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註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疏子曰至後仁王者謂聖人為天子也世三十年也聖人化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須世者舊被惡化之民已盡新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從道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功可成欒肇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外

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疏子曰至人何　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言誠能自正其身則為政不難故曰何有云不能云云者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正人也

冉子退朝註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也子曰其事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 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 疏冉子至聞之 云冉子退朝者退朝謂旦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期故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孔子疑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荅所以退晚之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事也者孔子謂冉有所云有政非也應是凡所行小事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云云者孔子更說所以知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關政也欒肇曰按稱政事冉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為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 註周生烈曰至君也 冉子爾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

是季氏冉有從之朝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註孔安國曰言

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疏定公問至邦乎　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若是者猶如此也荅曰豈有出一言而興得邦國乎言不可得頓如此也云其幾也者幾近也然一言雖不可即使興而有可近於興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已下是一言近興邦之言設有人云在上為君既為人主不可輕脫罪歸元首故為難也又云為人臣者國家之事應知無不為也必致身竭命故云不易也云

如向云云者如若也若知為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興國乎不云為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且君道尊貴為人所貪故特舉君也云曰一言云云者定公又問有一言而令邦國即喪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亦如前荅亦有言近之者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無樂為人之君上所以樂為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無敢違拒我者為此故所以樂為君耳云如其善云云者將譏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若為君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為善耳故云不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荅若為君而言不善使民不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疏 葉公問至者來 云葉公問政者葉公亦問孔子為政之道云子曰云云者言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懽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

物情不附故以悅近諭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註鄭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

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疏子夏為至不成　云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者子夏欲往莒父為宰故先問孔子為政之法也云子曰無欲速者言為政之道每當閑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毋見小利者政貴有恒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為之云欲速則不達者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事而欲速成則不通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為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疏葉公語至中矣○云葉公云云者葉公稱已鄉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誇於孔子也躬猶身也言無所邪曲也云其父云云者此直躬者也攘盜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證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為直也云父為云云者孔子舉所異者言為風政者以孝悌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惜則自不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為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

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故相隱乃可為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 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 謂他人物來已家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註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疏 樊遲問至棄也 云樊遲問仁者問孔子行仁之道也 云子曰居處恭者荅仁道居謂常居恒以恭遜為用也燕居溫溫是也 云執事敬者謂行禮執事時禮主於敬也 云與人忠者謂交接朋友時宜

盡忠不相欺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假令入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捨棄於此三事此則是仁也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己所以為仁也本不為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偽斯見矣偽見則去仁邈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註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註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

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註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 疏子貢問至算也 云子貢問云云者謂問在朝為士之法是卿大夫可知也云子曰行已有恥者答士行也言自行已身恒有可恥之事故不為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必無者其唯有恥乎是以當其宜行則恥已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已之不免為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獨不為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是故孔子之稱丘明亦貴其同恥義苟孝悌之先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君號令出使於四方之國則必使稱當不使君命之見凌辱也故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云可謂士矣者能有恥及不辱二事

並行無虧乃可謂為士矣此行最高故在先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聞士之上者故敢更問士之次者云曰宗族云云者孝是事父母為近悌是事兄長為遠宗族為近近故稱孝鄉黨為遠故稱悌也繆協曰雖孝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孝或為未優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為之次者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求次於士者也云曰言必信行必果者此荅士之次也君子達士貞而不諒言不期苟信捨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言必須信行必須果也云硜硜然小人哉者果必信為譬也硜硜堅正難移之貌也小人為惡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云抑亦可以為次矣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鬬亦多云抑也言此小行亦強可為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為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繆協曰果成也言必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硜硜小器而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成抑亦可為士之次也云今之從

政者何如者　子貢又問曰今士之從政者復云何如云子曰云云者噫不平聲筲竹器也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筲也算數也子貢已聞古之是而又問今之非故云噫也不平之聲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人器量如斗筲之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註苞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註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者疏子曰至為也　云不得中行而與之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當時偽多實少無復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歎曰

不得中行而與之謂共處於世乎云必也狂狷乎者狂謂應直進而不退也狷謂應退而不進者也二人雖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為欺詐故孔子曰既不得中道者而與之而得與此二人亦好故云狂狷乎言世亦無此人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為偽也季世澆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飾詐以誇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云狂者云云者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為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應進而不還故云有所不為也　註苞氏曰至一者也　云狂者進取善道者進而不為惡故云取善道也　云狷者守節無為者不進故云守節無為也云欲得云云者說時多偽而狂狷天然恒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註孔安國

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善夫註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註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註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疏子曰至已矣　云子曰云云者南人南國人也無恒用行無常也巫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舊有言云人若用行不恒者則巫醫為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也一云言不可使無恒之人為巫醫也衛瓘曰言無恒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云善夫者孔子述南人言故先稱之而後云善夫也矣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孔子引易恒卦不恒之辭證無恒之

惡言人若為德不恒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玄曰或常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矣者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恒之惡也言無恒人非唯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以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恒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疏子曰至不和 云君子和而不同者和謂心不爭也不同謂立志各異也君子之人

千萬千萬其心和如一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也云小人同而不和者小人爲惡如一故云同也好鬬爭故云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註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疏子貢問至惡之　云子貢問云云者子貢問孔子曰設有一人爲鄉人共所崇好則此人如何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未可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爲惡與物同黨故爲衆人共見稱美故未可信也云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旣云皆好爲未可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共憎惡此人則何如云子曰未

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獨為善不與衆同故為羣惡所疾故未可信也云不如云云者向荅既竝云未可故此説其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為鄉人善者所好又為不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貢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荅云未可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為疎惡何如孔子又荅云未可既頻荅未可所以更為説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惡也 註孔安國曰至著也 已為善人為善人之所好故是善善明也惡人惡已則非已惡故是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説也註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説之不以道不説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註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説也説之雖不

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疏子曰至備焉　云君子易事難說也者君子忠恕故易事也昭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悅也　云說之不以道不說者此釋難悅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已則識之故不悅也　云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人故易事　云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識道理故難事也可以非法欺之也　云說之雖不以道說也者此釋易悅也既不識道理故雖不以道之事悅之亦既悅也　云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解難事也不測度他人器量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註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疏子曰至不泰　云君子泰而不

驕者君子坦蕩蕩心貌怡平是泰而不為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凌而心恒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註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疏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言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近仁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樸仁者不尚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愼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註馬融曰切

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疏子路問至如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問為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荅也切切偲偲相切磋之貌也怡怡和從之貌也言為士之法必須有切磋又須和從也云朋友切切偲偲者向荅雖合曰怡怡三事而不可專施一人故更分之也若是朋友義在相益故須切偲也云兄弟怡怡如者兄弟骨肉理在和順故須怡怡如也繆協曰以為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匿怨兄弟道缺則鬩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重弊至于恨匿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苞氏曰即戎就

兵可以攻戰也疏子曰至戎矣　善人賢人也即戎謂就兵戰之事夫教民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曰七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年則七年考亦可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繆協曰亦可以即戎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註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疏子曰至棄之　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餧虎徒棄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

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疏　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者顔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註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　註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註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註苞氏曰此四

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也疏憲問至知也　云憲問恥者弟子原憲問孔子凡行事最為可恥者也云子曰邦有道穀者皆可恥事也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也穀祿也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云邦無道穀恥也者此可恥者若君無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為恥也云克伐云云者克勝也謂性好凌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稱怨謂小小忌怨欲貪欲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可以得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前四事則為難耳謂為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夷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公綽之不欲孟之反不伐原憲蓬室不怨則未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註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疏子曰至士矣　懷居猶求安居也言不足為士謂非士也君子居無求安

士也若懷居非為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註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註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疏子曰至言遜　云子曰云云者危厲也君若有道必以正理處人故民可以得嚴厲其言行也云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君若無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所行乃嚴厲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厲必獲罪當遜順隨時也江熙曰仁者豈以歳寒虧貞松之高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孔子曰諸吾將仕矣此皆遜辭以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註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也有

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疏子曰至有仁

云子曰云云者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言者不必有德者人必多言故不必有德也殷仲堪曰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末矣末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横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者暴虎憑河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李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

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
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註德不至言也　夫德之為事必先有言語教喻然
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不可憶度中事也
南宮适註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
曰羿善射奡盪舟註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
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
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
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
不荅註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

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註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疏南宮适至若人 南宮适者姓南宮名适字敬叔云問於孔子者适問孔子之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故云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竝出草木燋枯堯命羿令射之中其九日日中烏皆死焉奡者古時多力人也盪推也舟船也能陸地推舟也云俱不得其死然者言羿奡二人雖能射及多力俱為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禹夏禹帝姒名文命黄帝玄孫鯀之子也謚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后稷事舜蒔百穀也躬稼播種也有天下謂為天子也言禹身治溝洫手足胼胝勤勞九州

稷播種百穀二人不為篡竝有德為民禹即身為天子稷子孫為天子适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荅者孔子知适以禹稷比已故讓而不荅也云南宫适出者孔子不荅适自退出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對面荅适是讓也适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若人如此人也言适知賤於羿奡貴重禹稷所德也君子尚德如此人也然就此南宫适非周有十士之南宫适也　註孔安國曰至殺也　羿有窮之君者有窮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為天子名相即位為君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殺奪也其臣寒浞殺之者羿奪相位而自立為君其位號有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云因其室而生奡者因猶通也室妻也浞既殺羿而通於羿妻遂有孕生奡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者奡是浞之子多力於陸地推舟云為夏后少康所殺者夏后少康亦夏禹

後世子孫又殺奡而自立為天子也　註馬融曰至王也　云禹及其身者禹身得天子也云稷及後世者文王武王得天子也云皆王也者皆為天子也　註孔安國曰至子也　云賤不義者羿奡之不義故适賤之云而貴有德者禹稷有德故貴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註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疏子曰至者也　云子曰云云者此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圓足時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是長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慕為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為惡事未能有行民善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民曰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王弼曰假

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註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疏子曰至誨乎　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慕也凡人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道不無勞賴之辭也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教誨之辭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註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

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註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疏子曰至色之云為命者為作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之事也作盟會之書也云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以創之獲之云世叔討論之者世叔亦是鄭大夫也討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學問寡才藻盟會之辭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辭云行人子羽修飾之者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

名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者更唯彫修飾之云東里子産潤色之者居鄭之東里因為氏姓又公孫僑名亦曰國僑字子産才學過越前之三賢加添潤色周旋會盟之辭也有此四賢鮮有過失　註孔安國曰至辭也　此注是春秋十九卷魯襄公三十一年傳語也獲得也諶入野為盟會之辭則成於國中則辭不成也　註馬融曰至事也　更經也鮮少也事經此裨諶等之四人也故鄭國少有敗事也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産古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註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問管仲曰人也註鄭玄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註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疏或問至怨言　云或問子産者或人問於孔子鄭之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不恡家資拯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　云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矣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飯猶食也疏猶麤也沒終齒

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麤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　註孔安國曰至愛也　子產德行流於後世有古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年冬傳也　註鄭玄曰至人也　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是美此人今云管仲人也是美管仲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疏子曰至驕易　云貧而無怨難者貧交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無怨者則為難矣江熙曰顏原無怨不可及也云富而無驕易者富貴豐足無所患怨然處無驕則為易也江熙曰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註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疏子曰至夫也　此明人生性分各有所能趙魏皆晉地也老者采邑之室老也優猶寬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爲采邑之臣則寬綽有餘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爲大夫也註孔安國曰至爲也　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人少其職事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爲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註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註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

子之勇註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註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註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註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疏子路問至人矣 云子路問成人者問人何所行德可為成人乎云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者荅若德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有求立後於魯而為孔子所譏此亦非智者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此是智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不欲不貪欲所以唯能為趙魏老也范甯曰不欲不營財利也云卞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公綽之無欲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莊子能獨格虎一云卞莊子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飽二虎必鬭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信而言之果如卞壽之言也云冉求之藝者又非但勇如莊子又須有藝如求也云文之以禮樂者言備有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以文飾之也云亦可以為成人矣者亦可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四人又加禮樂則亦可謂為成明人之難也云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曰者謂也向

之所荅是說古之成人耳若今之成人亦不必然也云見利思義者此已下說下成人之法是今也若見財利思是仁義合宜之財然後可取顔特進曰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云見危授命者若見其君之危則當授命竭身不茍免也曲禮云臨財無茍得臨難無茍免是也顔特進曰見危授命雖不及卞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茍免也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久要舊約平生者少年時也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云亦可以為成人矣者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得為今之成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註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

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註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疏子問至然乎　云子問云云者孔子見公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故問之者也云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文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為夫子言人傳文子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荅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為誤耳實理不然也云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荅言以實事對言我夫子非時不語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夫笑為樂若不樂而强笑必為人所厭更云事言訖然後笑也云義然云云者夫取利若非義取則為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然者然如

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 註馬融曰至然也云美其得道者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註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茍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

君也
疏子曰至信也　云子曰云云者姓臧名紇武諡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為後謂立後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為孟氏所譖出奔邾後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為其後於防故云以防求為後於魯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要謂要君也不先盡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　註孔安國曰至君也　云防武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為後立後也者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云者季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紇是悼子也季氏愛紇欲立之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紇謀為立紇季氏從之孟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依季氏家用事故孟氏家惡臧紇閉門譖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雠臧氏季孫不信後孟氏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

之除於東門介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之家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云云自邾云云者大蔡是大龜也納進也進龜請立後臧紇有異母兄臧賈臧為二人在鑄在舅氏國也紇在邾先遣使以龜告魯求立為後賈聞命矣再拜受龜而使弟臧為以納請紇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紇云云者紇至防使臧為為使至魯傳紇之言初孟氏譖紇以甲自隨謂欲為亂季孫信而攻之故紇今謝之而言已以介甲從已而視之非敢欲為害正是智不足也云非敢私請苟守先祀者又言今日之請非敢私求還正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為先人之請云無廢二勲者二勲是臧文仲宣叔也是紇之祖父並於魯有功勲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勲也云敢不避邑者若二大勲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紇敢不避邑也云乃立臧為者魯得紇請仍立臧為為後也所以立臧為者臧為于時又私自為請求立已也云紇致防而奔齊者紇得立臧為後竟故致防

與臧為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也者還據私邑求為先而立後要望魯邑即此是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註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註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疏子曰至不譎　云晉文公譎而不正者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重耳也初為驪姬之難遂出奔新城游歷諸國至二十八年受命為侯伯遂為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譎詭詐也文公為霸

主行詭詐而不得為正禮時天子是周襄王微弱文公欲為霸主大合諸侯而欲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令出畋狩因此盡君臣之禮天子遂至晉河陽之地此是文公譎而不正禮也事在春秋七卷僖公二十八年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此是齊侯為霸主依正而行不為詐譎是勝於晉文公也江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綏諸侯使車無異轍書無異文也　註鄭玄曰至正也　此臣無召君之禮而文公召之故不為教訓也故春秋不云晉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也　註馬融曰至譎也　魯僖公三年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是搖蕩船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年四年春齊侯之師侵蔡蔡潰散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齊侯使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按春秋傳齊侯伐楚責此二事是正不諱也楚地出好茅貢王祭將縮酒縮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無茅以供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所以伐楚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受昭王溺水之咎于時溺水之地不屬楚境故云問諸水濱也事在春秋第五卷僖四年春傳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註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註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疏子路曰至其仁云子路曰云云者桓公是齊僖公之庶子名小白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云召忽死之者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被殺故召忽赴敵而同死也云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子糾輔相召忽既死管仲猶生故曰不死云曰未仁乎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迴復輔相桓公

故為無仁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荅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為霸主遂經九過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辨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云管仲云云者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 註孔安國曰至死也 云齊襄公立無常者 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是桓公之兄既得立為君風化不恒為政之惡故曰無常云鮑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達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為君政不常相見襄

公風政無常故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政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往莒國也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後而襄公從弟公母弟夷仲年之子名無知作亂而殺襄公自立為君禮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曰公孫云管夷吾云云者夷吾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後公孫得為君惡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也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云魯伐齊納子糾者子糾奔魯齊人又殺無知而齊無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為齊君納入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故先子糾而入遂為君死謚為桓公云乃殺子糾召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為君遂殺庶兄子糾于生竇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一云召忽投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月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註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註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註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疏子貢至知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問孔子譏管仲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云云者此舉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桓公是子糾之賊管仲既不為子糾致命殺身而更相桓公非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說管仲為仁之迹也管仲得相桓公者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同游南陽極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管仲還無漸既因告老辭位桓公問叔牙誰復堪為相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近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為君謂急也至君有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枉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還之遂得為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輔子糾至秋齊與魯

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欲生管仲乘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是我欲自得而殺之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受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為相也霸諸侯使輔天子合諸侯故曰霸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切皆正也云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賜猶恩惠也于時夷狄侵逼中華得管仲匡霸桓公令不為夷狄所侵皆由管仲之恩賜也王弼曰于時戎狄交侵亡邢滅衛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衆受賜之事也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孔子言若無管仲則今我亦為夷狄故被髮左衽矣云豈若云云者孔子更語子貢喻召忽死之不足為多管仲不死不足為小也諒信也匹夫匹婦無大德而守於小信則其宜也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溝瀆小處非宜死之處也君子直而不諒事

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為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白虎通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為配匹而已註王肅曰至死也　二人並不足為是非也死是人生之難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為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註孔安國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註孔安國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也疏　公叔文子至文矣　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者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

子也有臣名僎亦為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朝也諸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是衛大夫僎本是家臣見之有才能不將為己之臣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衛君用之亦為大夫與文子尊卑使敵恒與文子齊列同班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子孔子也聞文子與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謚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謚為文矣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註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疏子曰至其喪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衛君無道也云康子曰云云者康子魯

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奚何也康子聞孔子數衛君無道故致其言夫無道者必須喪傾邦靈公奚無道行意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靈公無道邦國不喪之由也有此三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去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註馬融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疏子曰至之難怍慙也人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多虛妄無慙怍也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註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註孔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註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註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疏陳成子至不告云陳成子弒簡公者陳

成子陳恒也謚成子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恒殺其君壬於舒州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魯齊同盟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諮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者此告哀公之事也哀公言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殺其君民不與者半以魯衆加齊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卿仲孫叔孫季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公令告三卿故言此答之言我是大夫大夫聞事應告先主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謙也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我當往告之云之二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三子既告孔子云齊不可討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註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疏子路問至犯之

云子路問事君者問孔子求事君之法云子曰云云者答事君當先盡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顏而諫之禮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註本為上末為下也疏子曰至下達

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孔安國曰為己履道而行之也為人徒能言之也疏子曰至為人

明今古有異也古人

所學己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欲為人言己之美非為己行不足也　註孔安國曰至言之也　徒空也外空為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一云徒則圖也言徒為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註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註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註陳羣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疏　蘧伯玉至使乎　云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者使人往孔子處云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

伯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為者此孔子所問之事孔子指伯玉為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所為耶云對曰云云者使者荅言我家夫子恒自修省夙夜戒愼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云使者出者使者荅竟而出云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美使者之為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為得其人也顏子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曰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註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疏子曰至其位　云子曰云云者誡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君子思慮當己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事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衷氏曰不求分外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疏子曰至行也　君子之人顧言慎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適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子曰至道也　云子曰云云者言君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者孔子自言也云仁者不憂者一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是無憂云智者不惑者二智者以昭了為用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難衛侮是無懼敵也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江熙曰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遂與衆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註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註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疏子貢方人至不暇

云子貢方人者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誰聞己之劣故聖人不言聖人不言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事既爲難故我則不暇有比方之說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臧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已無能也註王肅曰徒患已之無能也疏子曰至能也言不患人之不知我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人知耳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註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也疏子曰至賢乎　云不逆詐者逆者迎也君子含弘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偽也李充曰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信僭則懼及偽人詐濫則懼及真人寧信詐則為教之道弘也云不億不信者億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億必懸期人之不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億音憶云抑亦云云者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為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為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詐之不覺也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　註孔安國曰至人也　言先覺或濫則反受怨責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註苞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註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疏微生畝至固也 云微生畝云云者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所適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為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敢詐佞政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註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疏子曰至德也 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輕德重力故孔子引譬抑之也言伯樂驥非重其力政是稱其美德耳驥既如此而人亦宜然也江熙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註德恩惠之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或曰至報德 云或曰云云者或人問孔子曰彼與此有怨而此人欲行德以報彼怨其事理何如也云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而德以報彼設彼有德於此則又何以報之也云以直云云者既不許以德報怨故更荅以此也不許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報之若與我有德者我以備德報之也所以不以德報怨者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以要德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註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註馬

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
下學而上達註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
者其天乎註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疏
子曰至天乎　云莫我知也夫者莫無也孔子歎世人
無知我者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此言云何
謂莫知子乎何為猶若為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無
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而世人咸言我應怨天
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不見知而我不責人天不見
用我亦不怨天也云下學而上達者解無知我所以不
怨天不尤人之由也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
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
通故我不怨天也云知我者其天乎者人不見知我我
不怨不尤者唯天知之耳　註聖人至己也　聖人德

合天地天地無可怨責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註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註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註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註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疏公伯寮至命何云公伯寮云云者愬譖

也子路時仕季氏而伯寮譏季氏令信讒譖子路也云子服景伯以告者子服景伯聞公伯寮譖子路故告孔子云曰夫子固有惑志者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孫為夫子也惑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讒子路也云公伯寮云云者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猶有惑志而又此說助子路使子路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該有豪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肆者殺而陳尸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子路無罪言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譖如何言人之道德得行於世者此是天之命也云道之將云云者又言人君道廢墜不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命也子路之道廢興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

註馬融曰至子也　亦是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云魯

人弟子也　註鄭玄曰至肆也　殷禮殺大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註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避地註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註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註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註苞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疏子曰至人矣

云賢者避世者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賢人便隱髙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

高栖絶世但擇地處去亂就治此是避地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此次中之賢也不能預擇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顔色顔色惡則去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次避言者此又次避色之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引孔子言證能避世以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　註苞氏曰至興也　七人是注中有七人也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註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註苞氏曰言

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疏子路宿至者與云
子路宿於石門者石
門地名也子路行住石門宿也一云石門魯城門外
也云石門晨門曰奚自者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
也魯人也自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
子路從石門行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邪云子
路曰自孔氏者子路荅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曰是
云云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故知是孔子也言孔氏
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為
之故問之註晨門者閽人也守昏晨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註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註此硜硜徒信已而已言亦

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註苞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註末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也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道也

子擊至難矣

云子擊磬於衛者孔子時在衛而自以槌擊磬而為聲也云有荷云云者荷擔揭也蕢織草為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器而過孔氏之門也云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蕢者聞孔子磬聲而云非是平常之具聲乎有別所志故云有心哉云既而曰鄙哉者既而猶既畢也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鄙哉言磬中之聲甚可鄙劣也云硜硜乎莫己知也者此鄙哉之事言聲中硜硜有無知己也云斯已而已矣者又言孔子

硜硜不肎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云深則厲淺則揭者荷蕢者又引事為譬以諫孔子也以衣涉水為厲褰衣涉水曰揭言人之行道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衣揭衣曾是無益當合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褰揭而度譬如為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不揭也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爾雅云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厲繇猶由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荷蕢譏己而發此言也果者敢也末無也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為果敢之甚也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為難矣玄風之攸在聖賢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於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為於無相為乃相為之遠苟各修本奚其泥也同自然之異也雖然未有如荷蕢之談譏甚也按文索義全近則泥矣其將遠則通理當試論之武王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勤誨而荷蕢之聽以為硜硜言其未達耶則彼皆賢

也達之先於衆矣殆以聖人作而萬物都覩非聖人則無以應萬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之所緣勤誨之累則焚書坑儒之禍起革命之弊則王莽趙高之釁成不掊擊其迹則無振希聲之極致故江熙曰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乎 註有心謂契契然契契謂心別有所志詩云契契寤歎 註此硜之益也徒空也時既不行而猶空信己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註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註馬融曰己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註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

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疏子張曰至三年云子張曰云云者

高宗殷中興王也名武丁殷家三十帝水德王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也其武丁登祚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三年其德高而可宗故謂爲高宗也諒信也陰默也尚書云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言其孝行著子張讀尚書見之不曉嫌與世異故發問孔子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荅子張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有喪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獨美高宗耶此言亦激時人也云君薨百官總己者說人君之喪其子得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羣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而各總束己之事故云總己也云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己職三年聽冢宰故嗣王君三年不言也　註孔安國曰至默也　或呼倚廬爲諒陰或呼爲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之　註馬融曰已已

百官也　已具已於百官各自束己身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註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疏子曰至使也　禮以敬為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註孔安國曰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註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病猶難也疏子路問至病諸　云子路問君子者問為君子之法也云子曰修己以敬者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

者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諮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也云曰修己以安人者荅子路言當能先自修敬己而後安人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又荅曰先修敬己身然後乃安於百姓也云修己云云者病難也諸之也言先能内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事為大難也堯舜之至聖猶患此事難故云病諸也衛瓘曰此難事而子路狹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者索己故修己者僅可以内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萬國殊風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況君子乎今堯舜非修之也萬物自無為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雲行雨施而已故能夷暢條達曲成不遺而無病也

原壤夷俟註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

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也註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註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疏原壤至其脛　云原壤夷俟者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敬與孔子為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待孔子孔子之來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方內聖人恒以禮教為事見壤之不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言壤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為賊者言壤年已老而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言之既竟又以杖叩擊壤脛令其脛而不夷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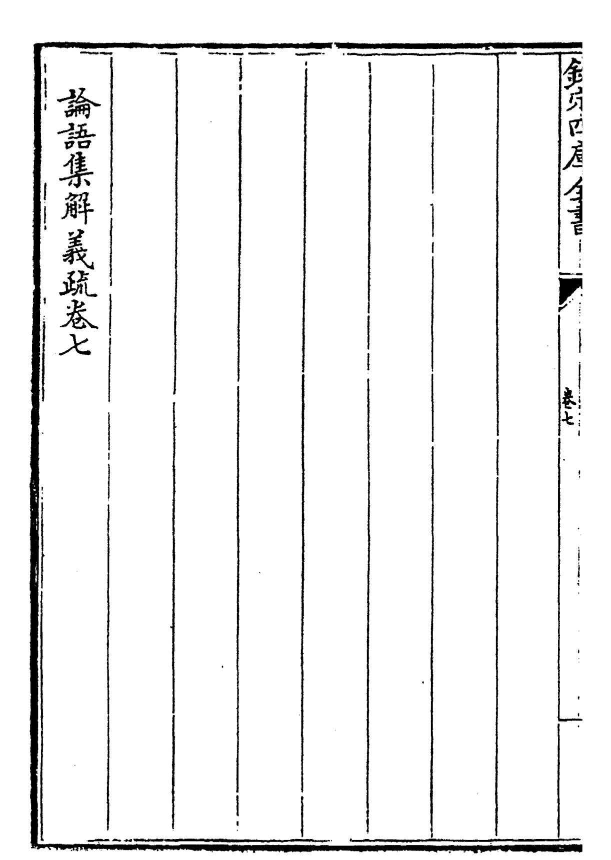
闕黨童子將命矣註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

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註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苞氏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疏闕黨至成者也

云闕黨童子將命者五百家為黨此黨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荅曰其非求益之事也禮童子隅坐無有列位而此童子不讓乃與成人竝居位也云見其與先生竝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

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云非求云者孔子又曰此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益之道也

註童子至位也　隅角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矣



論語集解義疏卷七

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疏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註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註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註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五百人為旅也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疏衛靈公問至學也　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孔子至衛欲行文教而靈公不慕勝業唯知問於軍陳之事也云孔子對曰云云者俎豆禮器也孔子武文自然兼能令抑靈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云云者拒之故云不學軍旅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註鄭玄曰至事也　本謂文教也靈公未能文故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註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慍見曰君子

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註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疏明日至濫矣　云明日遂行者孔子至衛既為問武故其明日遂行不留衛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曹曹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伐陳陳大亂故乏絕糧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興者從者謂諸弟子從孔子行在陳者也病飢困也興起也既絕糧故從行弟子皆餓困莫能起者也云子路慍見者弟子皆病無能起者唯子路剛強獨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便慍色而見孔子也云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此慍見之辭也曾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則君子不應窮乏今日如此與孔子言乖故問云君子亦窮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此答因抑小人也言君子之人固窮亦有窮時耳若不守窮而為濫溢則是小人故云小人窮

斯濫矣註孔安國曰至食也　云孔子去衛如曹者如往也　云又之宋者之亦往也　云會吳伐陳者會猶遇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註孔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註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註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疏子曰至貫之　云子曰云云者時人見孔子多識竝謂孔子多學世事而識之故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　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子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　云非與者子

貢又嫌孔子非多學而識故更問定云非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予一以貫之者貫猶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而萬事自然可識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

註善有至知之也　云善有元事有會者元猶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有所終故曰事有會也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者解事有會也事雖殊塗而其要會皆同有所歸也云百慮而一致者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元極則同起一善也云知其云云者是善長舉元則衆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註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子路也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

之人難得故為少也　註王肅曰至德者也　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譏發之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註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　疏子曰至已矣　云子曰云云者舜上受堯禪於已已又下禪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為而能治也云夫何云云者既受授善得人無勞於情慮故云夫何為哉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　按二聖之閒唯舜而已故特稱之焉　註言任至治也　由受授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得其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註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隣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註苞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子張書諸紳註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疏 子張問至諸紳 云子張問行者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為事而其道事可得行於世乎云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者答曰欲使道行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若身修前德

無論居處於華夏假令居住蠻貊遠國則已之道德無所不行也云言不云云者又云若不能身修前德而身雖居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哉言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行已立在世間則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亘於已前也云在輿云云者倚猶憑依也衡車衡軛也又若在車輿之中則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軛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若能行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題於已衣之大帶欲日夜存錄不忘也 註鄭玄曰至為里 此王畿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鰌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註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

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註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疏子曰至懷之　云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云邦有云云者證其為直譬矢箭也性唯直而不曲言史魚之德恆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為變曲也云君子哉蘧伯玉者又美蘧瑗也進退隨時合時之變故曰君子哉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云者國若無道則韜光匿智而懷藏以避世之害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疏

子曰至失言　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與共言而已不可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顧故是失人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云智者云云者唯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則人及言竝無所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疏子曰至成仁　云志士仁人者謂心有善志之士及能行仁之人也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士不為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可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為之故云有殺身成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恡也繆播曰仁居

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剖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註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疏子貢問至仁者也云子貢問為仁者問為仁人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將欲答於為仁之術故先為說譬也工巧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藝若輸般而作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答也是猶此也言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住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註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註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註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註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註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

疏顏淵問至人殆　云顏淵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

夏之時者孔子此答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竝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魯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云乘殷之輅者亦魯禮也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竝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雖能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注云設日月畫於旗上也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按如記注則魯郊用殷之木輅也云服周之冕者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鷩四曰毛毳五曰稀六曰玄周王郊天以大裘而冕雖魯郊不得用大裘但用袞以郊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玄注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

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公之服自裘冕而下也按此記注即是魯郊用裘也然魯廟亦裘或問曰魯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示文服用大裘以示質但車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黄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殷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為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傳吴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為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

也云放鄭聲遠佞人者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為後教也鄭聲淫也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云鄭聲淫佞人殆者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地聲淫而佞人鬭亂使國家為危殆也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所以是淫也 註據見至知也 解所以用夏時之義也夏之春物出地上和暖著見已故易知之也 註馬融曰至儉也左傳之言亦說魯也 註苞氏曰至聽也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已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見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黈黃色也纊新綿也當兩耳垂黃綿綿之下又係玉名為瑱也 註韶舜至取之也 解魯所以極韶不取堯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註王肅曰君子當思慮而

預防也疏子曰至近憂　人生當思漸慮遠防於未然則憂慮之事不得近至若不為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疏子曰至者也　既先云已矣則久已不見也疾時色興德廢故起斯歎也此語亦是重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註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

疏子曰至立也　云子曰云云者臧文仲魯大夫也竊盜也臧文仲雖居位居位不當與盜位者同故云竊位者與云知柳云云者此臧文仲竊位之由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飡謚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註孔安國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疏子曰至怨矣　躬身也君子責己厚小人責人厚責人厚則為怨之府責己厚人不見怨故云遠怨蔡謨曰儒者之説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為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侃按蔡雖欲異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為蔡之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註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

曰柰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疏子曰至已矣

云不曰如之何者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已力勢可柰何者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欻起是不曰如之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如之云云者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柰何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註鄭玄曰小慧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疏子曰至矣哉

云子曰云云者三人以上為羣居羣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曾有及義之事也云好行云云者小惠小小才智也若安陵調謔屬也以此處世亦難為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註鄭玄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謂言語也疏子曰至子哉 云君子義以為質者義宜也質本也人識性不同各以其所宜為本云禮以行之者雖各以所宜為本而行之皆須合禮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言出之必使遜順也云信以成之者行之合禮而言遜順而出之終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義可謂為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註苞氏曰君

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已也疏子曰至知也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已無才能耳不患已有才能而人不見知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註疾猶病也疏子曰至稱焉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為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為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註君子責已小人責人也疏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已德行之不足不責人也小人不自責已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註苞氏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註

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疏子曰至不黨　云子曰云云者矜矜莊也君子自矜莊已身而已不與人爭也故江熙曰君子不使其身侻焉若非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之也云羣而不黨者君子乃朋羣義聚而不相阿黨為私也故江熙曰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為羣羣則似黨羣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註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疏子曰至廢言　云子曰云云者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故君子不為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也故李充曰詢於芻蕘不恥下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疏子貢問至人也　云子貢問云云者問求善事欲以終身奉行之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可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忖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云云者此釋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已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註苞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疏子曰至行也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我

之於世平等如一無有憎愛毀譽之心故云誰毀誰譽也云如有云云者既平等一心不有毀譽然君子掩惡揚善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必先試驗其德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云者斯民者謂若此養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養民如此無私毀譽者是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 註苞氏曰至已矣 注意如向說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夫

註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疏子曰至矣夫 孔子此歎世澆流迅速時異一時也云子曰云云者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為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也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時闕文也矣云有馬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曰亦見此時之馬難調御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耻云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疏子曰至大謀 云巧言亂德者辯達

而已不須巧辨巧辨文多更於德為亂之也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人須容忍則大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又一通云凡為人法當依事以斷事無大小皆便求了若小小不忍有所慈為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註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疏子曰至察焉

云衆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為衆所憎惡者必當察其德不可從衆雷同而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羣為衆佞共所陷害故必察之也云衆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人為衆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衆而崇重之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為羣惡之所黨愛故亦必察也衛瓘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人與時同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註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疏子曰至人也　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材大則道隨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同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疏子曰至過矣　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也江熙曰一過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疏子曰至學也　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益人餘事皆無

益故云不如學也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事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爲己異故謂聖人亦必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註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勸人學也疏子曰至憂貧　云子曰云云者謀猶圖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謀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云者餒餓也唯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

奪而不得自食是餓在於其中也云學也云云者雖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重縱不為亂君之所禄則門人亦共貢贍故云禄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云與其死于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禄在其中所以憂已無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禄在其中故不憂貧也江熙曰董仲舒曰遑遑求仁義常患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之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未必得禄禄在其中恆有之勢是未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遺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苞氏曰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註苞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註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疏子曰至善也云子曰云云者謂人有智識得及為官位者故云智及之也雖謀智能及不及能用仁守官位故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為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云者涖臨也又言若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為民所敬云智及云云者雖智及仁守涖莊而動靜必須禮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為未盡善也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

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註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疏子曰至知也云云子曰云云者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為小善也故宜推誠闇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云小人云云者小人之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為物所見故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註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註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疏子曰至者也　云子曰云云者甚猶勝也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爲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爲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云云者此明仁所以勝水火之事也水火乃能治民人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宜爲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

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註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仁者周窮濟急之謂也弟子每事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註孔安國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疏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權變無常若為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註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疏子曰至其食　國家之事知無不爲是敬其事也必有經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註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疏子曰有教無類　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繆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爲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疏子曰至爲謀　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

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義鑿枘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註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疏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語之法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註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註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氏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註馬融

曰相導也疏師冕見至道也云師冕見者師冕魯之樂師也見來見孔子也云及階者及至也階孔子家堂階也師冕來見至孔子家階也云子曰階也者師冕盲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使之知而登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也云子曰席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登席而坐皆俱也孔子見瞽者必起師既起則弟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竝坐故云皆坐也云子告云云者某席中人也冕無目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之姓名也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某在斯也隨人百十每一一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師冕出者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張問云云者道猶禮也子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字故冕出而問孔子向與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禮也云固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目故主人宜為之道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疏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故據臣凶故以季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註孔安國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氏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註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註孔安國曰使

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之中矣註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註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註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列就力不能者止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註苞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

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註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註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也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註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註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

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令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註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疏季氏至內也此章明季氏專征濫伐之惡也云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季氏欲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云冉有云云者二人時仕季氏為臣見季氏欲濫伐故來見孔子告道之也云曰季氏云云云者此冉有告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云云孔子曰云云者求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獨告嫌冉有又為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言是其教導季氏為之也云夫顓臾云云者孔子拒冉有不聽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

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是先王所立又為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在云云者言且顓臾在魯七百里封内故云在邦域中也云是社稷之臣者國主社稷顓臾既屬魯國故是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是社稷臣者當爾時已臣屬魯故也云冉有云云者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顓臾之事是季氏所欲故云夫子欲之也云吾二云云者稱吾二臣是冉有自謂及子路也言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有恐孔子不獨信己故引子路為傍證也云孔子曰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語之也云周任云云者此語之辭也周任古之良史也周任有言曰人生事君當先量後入若計陳我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自量才不堪則當止而不為也云危而云云者既量而就汝今為人之臣臣之為用正至匡弼持危扶顛今假季氏欲為濫伐此是危顛之事汝宜諫止而汝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

則何用汝為彼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云且爾云云者又罵之而設譬也兕如牛而色青柙檻也檻貯於虎兕之器也櫝函也函貯龜玉之匣也言汝云吾二臣皆不欲也此是汝之罪也汝為人輔相當主諫君失譬如為人掌虎兕龜玉若使虎兕破檻而逸出及龜玉毀碎於函櫝之中此是誰過則豈非守檻函者過乎今季氏濫伐此是誰過則豈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欒肇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有云云者固謂城郭甲兵堅利費季氏采邑名也冉有既得孔子罵及譬喻而輸誠服罪更說顓臾宜伐之意也言所以伐顓臾者城郭甲兵堅利復與季氏邑相近也云今不取云云者子孫季氏之子孫也冉有又言顓臾既城郭堅甲兵利又與費邑相近其勢力方豪其及今日猶可撲滅若今日不伐取則其後世

必伐於費所以為後世子孫之憂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夫冉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貪顓臾之地今汝不言季孫是貪顓臾欲伐取之而假云顓臾固而近費恐為子孫憂如汝此言是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者此是君子所疾者也舍猶除也冉有不道季氏貪欲濫伐是舍曰欲之而假稱顓臾固近費是而必為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罵冉有既竟而更自稱名為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顓臾也將欲言之故先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己故曰聞也有國謂諸侯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為諸侯及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寡少所患政之不能均平耳今季氏為政不能均平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人民為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者何患民貧乏也政患不能使民安云蓋均無貧者此結前不貧之事也若為政均平則國家自富故無貧乏也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四方

來至故土地民人不寡少也云安無傾者若能安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無寡又長云安無傾者並相互為義由均和故安無傾也云夫如是云云者此明不患寡少之由也如是猶如此也若國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云云既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而又用德澤撫安之云令又云云者夫子季氏也言令汝及由二人相於季氏無恩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為季氏相不能修文德以來服遠人也云邦分云云者言汝二人相季氏季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又離析不能守國也云而謀云云者汝二人既不能來遠安近而唯知與動干戈以自伐邦國內地何也云吾恐云云者冉有曰顓臾近費恐為後世子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竟故此改容答也言我之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顓臾而我

恐季孫後世之憂不在於顓臾也云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季孫所憂者也蕭蕭也牆屏也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肅敬故謂屏為蕭牆也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内也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為之也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弘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為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衆達微者寡也覩其見軏而昧其玄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 註櫝櫃也櫃即函也 註兵甲 兵刃也甲鎧也 註孔安國曰至

國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

註鄭玄曰至子也　證憂在蕭牆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註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註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註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

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註孔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疏孔子曰至不議云天下有道云云者禮樂先王所以飾喜鈇鉞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世則禮樂征伐竝由天子而出也云天下無道云云者若天下無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禮樂征伐從諸侯出也云自諸云云者希少也若禮樂征伐從諸侯出非其所故僭濫之國十世少有不失國者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年而失之也云自大云云者若禮樂征伐從大夫而專濫則五世此大夫少有不失政者也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短故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陪臣云云者陪重也其爲臣之臣故云重也是大夫家臣僭執邦國教令此至三世必失也既卑故不至五世則半

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十極數也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國命不云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大夫由天下失道故也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君有道則頌之聲興載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民下無所街羣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　註孔安國曰至乾侯　證十世為濫失國之君也周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殺其子平王東遷雒邑於是周始微弱不能制諸侯故于時魯隱公始專征濫伐至昭公十世而昭公為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十世者隱一桓二莊三閔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　註孔安國曰至囚也　此證大夫專

濫五世而失家者季文子始得政而專濫至五世桓子為臣所因也五世者文子一武子二悼子三平子四桓子五是也　註馬融曰至齊也　證陪臣執政三世而失者也　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　非猶鄙也鄙議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註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註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註孔安國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

也三卿皆出桓公故云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

疏孔子曰至微矣　云孔子云云者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於時孔子見其數將爾知季氏必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關君於是已五世也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者逮及也制祿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故夫云云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孫轉以弱也謂為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豪濫至爾時皆衰故云微也

註鄭玄曰至世矣　襄仲既殺赤立宣公宣公雖立而微弱不敢自專故爵祿不復關已也宣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

註孔安國曰至衰也　後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氏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註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友善柔註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註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疏 孔子曰至損矣　云益者三友者明與朋友益者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者三友者又明與朋友損者只有三事故云損者三友云友直者一益也所友得正直之人也云友諒者二益也所友得有信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事皆是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與便辟之人為朋友者謂語巧能為避人所忌者為便辟也云友善柔者二損也謂所友者善柔者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者也云友便佞者三損也謂與便佞為友也便佞謂辯

而巧也云損矣者上三事皆是為損之朋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註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註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註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註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疏孔子曰至損矣　云益者三樂者謂以心中有所愛樂之事三者為益人者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為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心中所愛樂樂道說揚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友者三益也心中所愛

樂樂得多賢為朋友也云益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為益之樂樂云樂驕樂者此明一損也心中所愛樂為驕慠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自逸愈愈而遨遊不用節度也云樂宴樂者三損也心中所愛樂宴飲酖酗以為樂也云損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為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註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註鄭玄曰躁不安静也言及之不言謂之隱註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註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顔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疏孔子曰至之瞽　云孔子曰云云者愆過也卑侍於尊有三事為過失也

云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坐君子言語次第承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者也云言及云云者二過也言語次第已應及其人忽君子不肯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言人之是非今若不盲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趣向而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質故謂之為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註孔安國曰得貪得也疏孔子曰至在得　云君子有三戒者君子自戒其事有三故曰有三戒也云少之時云云者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爾時血氣猶自薄少不可過慾過慾則為自

損故戒之也云及其壯云云者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禮三十壯而為室故不復戒色也但年齒已壯血氣方剛性力雄猛者無所與讓好為鬬爭故戒之也云及其老云云者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十始衰無復鬬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貪得也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春夏春夏為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秋冬秋冬為陰陰體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註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註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註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註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註直而不肆故狎之也

侮聖人之言註不可小知故侮之也疏孔子曰至之言

云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君子所畏有三事也云畏天命者一畏也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云畏大人者二畏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曰大人見其作教正物而曰聖人也今云畏大人謂居位為君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缺雖不察察而君子畏之也云畏聖人之言者三畏也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云小人云云者既小人與君子反並不畏君子之所畏者也小人見天道恢疏而不信從吉逆凶故不畏之而造為惡逆也云狎大人者見大人含容故褻狎慢而不敬也江熙曰小人不懼德故媟慢也云侮聖人之言者謂經籍為虛妄故輕侮之也江熙曰以典籍為妄作也

註深遠至言也 理皆深遠不可改易也

註恢疏故不知畏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小人見天

命不切切之急謂之不足畏也註直而至之也肆猶經威毒也大人但用刑不邪而不加威毒也註不

可至之也經籍深妙非小人所知故云不可小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疏孔子曰至下矣　此章勸學也故先從聖人始也云生而云云者若生而自有知識者此明是上智聖人故云上也云學而云云者謂上賢也上賢既不生知資學以滿分故次生知者也云困而云云者謂中賢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已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此只次前上賢人也云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下愚也既不好學而困又不學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為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疏孔子曰至思義　云君子有九思者言君子所宜思之事其條有九也云視思明者一也若目瞻視萬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云聽思聰者二也若耳聽萬理不得落漠唯思聽了也云色思溫者三也若顏色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也李容曰靜容謂之和柔暢謂之溫也云貌思恭者四也若容貌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李充曰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虛偽唯思盡於忠心也云事思敬者六也凡行萬事不得撒慢唯思於敬也故曲禮曰無不敬也云疑思問者七也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諮問於事有識者也云忿思難者八也彼有違理之事來觸於我我必忿怒於彼雖然不得乘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忽有急難日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云見得思義者
九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已應有所得當
思其義取也江熙
曰義然後取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註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疏孔子曰至人也云
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恒恐已不能相
及也袁氏曰恒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
湯者若見彼不善者則已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人
使已以手探於沸湯為也云吾見云云者孔子自曰此
上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善
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

聞其語也云隱居云云者志達昏亂故顧隱遁言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顧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云者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　註孔安國曰至疾也　去猶避也疾速也謂避惡之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註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註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註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者也疏齊景

公至謂與　云齊景公有馬千駟者千駟四千匹馬也云死之云云　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於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曰為忠伐君豈得忠乎横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逐西令支縣祐家白張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而民到孔子之時相傳猶揄揚愈盛也云其斯之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亦死即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之謂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註馬融曰以為伯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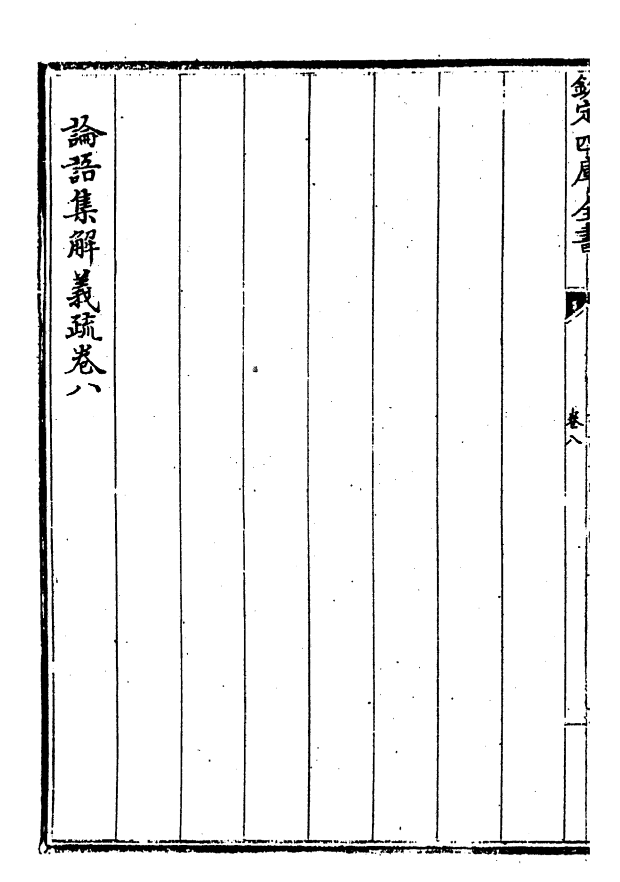
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註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疏陳亢問至子也　云陳亢問云云者陳亢即子禽也伯魚即鯉也亢言伯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而為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異聞也　云嘗獨立者此述已生平私得孔子見語之時也言孔子嘗獨立左右無人也云鯉趨

而過庭者孔子獨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云曰學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過庭呼而問之曰汝嘗學詩不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舉已答孔子言未嘗學詩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聞伯魚未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興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已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獨立者他日又別日也孔子又在堂獨立也云鯉趨而過庭者伯魚又從中庭過也曰學禮乎者孔子又問伯魚汝學禮不乎對曰未也者亦答曰未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身也云鯉退而學禮者鯉從孔子旨退而學禮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已為孔子之子唯私聞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云云者陳亢得伯魚答已二事故退而歡喜也言我問異聞之一事而今得聞三事也云聞詩云云者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

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即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疎遠是陳亢今得聞君子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忿繼之以忿則反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註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邦君至人也　云邦君云云者當時禮亂稱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自呼其妻曰

夫人也云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敢自以比於成人也云邦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也君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云稱諸云云者自我國人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為寡君稱君妻為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即稱主國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八